



生命的火焰

杨卓成

本报主编 王超 制图

到过一次曲靖越州的濠浒陶瓷小镇，竟然爱上了那里。

濠浒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那是一座透着灵性的古镇，清清的泉水，带着一丝甜味的微风，牛脖子上隐隐传来的铃声，都会齐刷刷地从小镇的那一头涌来，又从小镇的这一头远去。

小镇太静逸了，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如果有谁这么说，肯定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再走近些看看，如果不在意一些，谁会想到，小镇其实是一座热烈、奔放、智慧的陶瓷竞技场，是祖国的大西南手工制陶，柴火冶炼的重要场域之一。

思维还停留在那幅风景画上，小桥、流水、暮归的老牛，还有枝头上那些嬉笑的喜鹊，这明明就是俄罗斯著名画家西施金的风景区，幽静、浪漫、神秘，小镇完全就是那幅画的翻版，是幻化中的现实。刚刚走进那幅画中，怎么又要投入一种火热激昂的氛围中去呢？这思绪的转换也还得有个过程呀。

别急，一切都还是安静的。陶艺的竞技，并不需要大声吆喝，也不要赤膊上阵，竞技就如一声惊雷，一道闪电，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完成了。只要把眼睛睁大了就行。

不是吗？在那道明晃晃的日光中，一座土窑，伫立在正午的阳光中，极其端庄肃穆。如果不说破，谁会知道，这座窑南北高，建立在一道缓坡上，全长竟有几十米，这个被称之为龙窑的东西，借助这缓坡的落差，火焰从窑中经过，各段的受热温度不同，窑变就出现了差异，于是，幻化成了五彩斑斓的各色产品。这些产品，不可预测，无法复制，犹如人生，由于无法预测未来，使得人生充满了希望和乐趣。

这里何止是龙窑，道窑，隧道窑，人们对那种窑不敬畏呢？各种窑各有各的特点。自从点火的那一刻，每一种窑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变化着，魔幻且多姿，谁都无法准确把握，人们自然对所有的窑都充满敬畏。

敬畏让当地的人对一切都十分敏感。阳光、天气，甚至风中的味道，他们都能从中辨别出优劣来，知道哪些因素凑在一起，可能会出精品、绝品。

驻足休息的时候，风在肆无忌惮地舔舐我的脸颊，这风的吹拂有些特别，忽柔忽硬，有着明显的节奏和韵律。风吹过来，热辣得有些甜，是那种松木燃烧后的味道。

我开始不懂得这风的含义，问过了很多人。濠浒人当然很熟悉这种味道了。由于当地的制陶还保留着柴烧的特殊工艺，要追求那种自然窑变，落灰着色的效果，燃烧窑炉得不加木柴，木柴金贵着呢，运输不便，还不环保。于是，人们便把目光投到了当地的林场上，林场每年都要对过密的林子和弱枝进行剪伐，何不把这些废料用来烧窑呢？不管祖辈没用过这些料子，人们大胆地用上了松木，几次试验下来，不错！甚至还出了精品。松木制陶慢慢引入了业内，如今，走进小镇，就能感受到弥漫在

风中的那种特别味道，甜甜的带着一丝松油的清香。

当地人曾自豪地说，如果在这里住得久了，只需要一点点微风，就能从风的味道中，大致能预测出小镇上的窑里烧的是什么货？出的是精品、极品还是废品。

我不怀疑当地人的说法。手工制陶，讲究的全是经验，单经验也不行，还得有几分运气，行内都流行着30年出一精品，50年出一绝品的古训。可见出精品不易，出极品更不易，如果从风的味道中都不能闻出精品的气息，信心和勇气又到哪里去找？一座窑里的东西，从陶坯到陶器，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整个工序环环相扣，器物打磨，烈焰锻炼，每一道工序都关乎到最终的成品。空气中那丝丝甜甜的味道，不是他们的希望和力量又是什么？

闻着这缕甜丝丝的风，制陶人会载歌载舞，行为举止会变得谨慎得体，他们都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前途。毕竟没有不盼望出精品极品的人。这是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声誉，他们的希望所在。历史上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几代人的心血，几代人的期盼，全押在了一个窑品上，产品一出窑，或大富大贵，或穷困潦倒，那些悲喜交加，捶胸顿足的场景，上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

这次我很幸运，遇到了开窑。濠浒有的是民间能人，有人从窑变风的味道中，早已闻透、看透了窑中的货色。他们心中明白，猜得出窑中大致能出个什么品位的東西，但他们不肯说出来。大家都不会轻易开腔，这其中的分量，谁还掂量不出来？这是约定俗成，也是当地人的习惯，颇有点“观棋不语真君子”的风范。

出窑的那天上午，陶窑披上了盛装，五颜六色的彩条鲜艳夺目，从窑顶一直垂到了地上。一张结实的粗木方桌立在窑洞口，上面摆满了香烟、茶水、供果。最显眼的还是那个肥硕的猪头，把个开窑的仪式感衬托得极为隆重。

窑的主人穿了节日的盛装，热情地招呼着前来帮忙的乡邻，慕名而来的收藏家们。大家彼此都很热情，却很少有人高声喧哗，就是打招呼，也是相互牵牵着手，轻轻捏一捏。大家都心里保持安静，在那片肃穆的宁静中，人们都期待着宝物出场的那一刻。

大家连呼吸都屏住了，生怕呼吸的气流一重，会把窑中的宝贝吹跑了。窑主希望能出极品，攒下半辈子的盘缠。收藏家盼望收到极品，从此名扬四海。乡邻们更想见到极品，整个村的人都会因此而显赫。他们各有各的想法，但他们都把出窑视为一场考试，一场乡村特殊的大考。

不是吗？这种乡村大考不是没举办过。明末清初，当地一位老师傅烧了一窑货，从那股热乎乎的甜风中，他尝到了极品的味道。这一窑货，他用的是上好的松柴，火候是他日夜把控。不出极品，那真是苍天有负于他了。酒后一激动，他夸下海口，此窑不出精品，他从此封窑歇业。

开窑那天，四面八方的乡邻都来了，来看热闹，来作见证，来看看这位老师傅最后怎样收场。在一阵鞭炮声中，老师傅亲手打开了窑洞，他将这次出窑当成了一次考试，能不能顺利通过，一半靠手艺，一半要看运气了。他叫徒弟拎了把大铁锤来，守在了窑洞口，只要不是精品，当着众人的面，出一件砸一件，做了几十年的陶，如果这窑还是出不了精品，他无脸面再做陶了。

陶器终于出来，师傅瞅一眼，喊一声，砸！徒弟手起锤落，叮当一声，一把茶壶碎了。又拿出一把，师傅喊一声，砸！叮当一声，一把茶壶又碎了。师傅大概是喊顺了嘴，只是一个劲地喊砸，不一会，窑洞口就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陶片。徒弟手砸软了，停下铁锤说，师傅别砸了，再砸我们得喝西北风去了。师傅摆摆手，只哼出了一个字，砸！话已出口，他已横下了一条心，不砸了这窑茶具，砸出一件精品，他是不会停手了。

围观的乡邻和收藏家不忍再看了，都劝师傅，何必呢，吹了句牛而已，连自己的老米钱都砸了。此时的师傅哪里还劝得住，只一个劲地喊砸，叮当叮当，没过多长时间，一窑茶具砸得差不多了。围观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大家远远地看着，多可惜呀，虽然算不上精品，但也可以淘点米钱茶钱，乡邻们不忍再看，就要散去时，师傅突然停住了，他从窑中捧出了一个茶壶，慢慢地擦去上面的浮尘，默默地望着，长久地说不出话来。

围观的人群躁动了，先是大声地喝彩，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师傅的手上，捧着一个精美的茶壶。阳光下，茶壶闪着光泽。随着壶身的转动，光泽非常柔和，光斑内敛，仿佛是从茶壶里透了出来。一看便知，是只寻常看不到的好壶。

没有谁喧闹，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多少年过去，很少见到这么精美的东西了。大家都静静地站着，没有人争着去触摸茶壶，而是用心去感受这件东西了。极品，50年一遇的极品！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人们才从恍惚中惊醒过来，大家都聚拢过去，围着那把茶壶细致地品鉴，那自然的落灰，柴灰在火焰中舞蹈，轻轻落到壶体上，色泽是那么轻盈，过渡是那样的自然。火焰舔过壶体的痕迹，由明到暗，全部清晰地烙在了上面，还有那壶型，厚重中透着飘逸，犹如是吸取了天地日月之精华，就是静止地放在桌上，壶体也似乎在自由呼吸，有着轻微的颤动。尤其是壶盖划过壶身的响声，清脆悦耳，宛如天籁，听到的人都会醉了。

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这件往事，在当地口碑相传很久了，已经过去了上百年。它是制陶人的一个标杆，是一种精神取向，每有开窑仪式，总有人会同提起这件极品，作为鼓励制陶人的精神动力，大家总是百听不厌。

我在想，人们尊崇那位制陶师傅，敬佩他砸壶的决心和勇气，大约是在确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认可陶艺是有生命的东西，是会呼吸、知冷暖、灵性之物。每件陶器，都与制陶师傅有着很深的生命感应。当陶艺师将陶坯放

入陶窑后，一个生命的种子就开始萌发了，它独立成长，个性十足，经历火焰的锻炼，此时，陶艺师得细心地观察，知道它的冷暖，听闻它的呼吸，看懂它的需要。最终决定陶艺是废品、精品，还是极品。这就如同十月怀胎，不到分娩的时候，没有谁知道，那个将要出生的孩子是个什么模样。人和陶都要共同承受火焰的燃烧，只有经过这个艰苦的过程，才能实现生命的涅槃，创造出一个个崭新的生命体。

难怪濠浒人这么乐观，豁达，走在濠浒小镇，显示出的都是那么安详，安静，毛茸茸的小鸡在绿荫中觅食，懒洋洋的小猫在花台上晒太阳，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正在下棋。这份祥和的景致，与濠浒特有的地域、文化、历史是那么合拍。他们将陶器绝品的出现，当成了新生命的诞生，他们盼望新生命的诞生，祈祷生命奇迹的出现。他们不惧怕火焰在窑中变化莫测，不担心窑内火痕，落灰的极大不确定性。他们只要足够的虔诚，具有足够的定力和勇气就行了，他们拒绝一切浮躁和虚假，仿佛只要一沾上这些东西，就会把幸运之神给挤走了。

同行的友人曾给濠浒下了个定义，叫作诗意的濠浒。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咀嚼一番，突然间就受到了启示，制陶赋予了小镇广阔的想象空间，寄托对未来无限的希望。一个窑装好了，点火了，他们就在虔诚中等待着，当一个窑烧出炉后，他们又将期望寄托在了下一炉上，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将生命的灿烂发挥到了极致。这与生命的过程何其相似，生活苦乐无常，人生跌宕起伏，但人生终究有着无穷的梦想，有着无限希望，使得生命、生活始终充满激情，繁衍得以延续，走出了人生的精彩。这一切，还是诗意的吗？

我佩服陶艺师对生命的感悟，在他们眼中，陶艺的生命的意志力是如此的顽强。在云南曲靖市越州的濠浒小镇，几代人承袭相传的陶艺师比比皆是，他们靠着这种顽强的生命意志力，将传统的工艺制作沿袭了下来。每当窑炉的火焰升起，人们又由衷地感念祖辈，感恩起祖辈们在火焰中燃烧的精神。这难道不就是大国的工匠精神！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人们才从恍惚中惊醒过来，大家都聚拢过去，围着那把茶壶细致地品鉴，那自然的落灰，柴灰在火焰中舞蹈，轻轻落到壶体上，色泽是那么轻盈，过渡是那样的自然。火焰舔过壶体的痕迹，由明到暗，全部清晰地烙在了上面，还有那壶型，厚重中透着飘逸，犹如是吸取了天地日月之精华，就是静止地放在桌上，壶体也似乎在自由呼吸，有着轻微的颤动。尤其是壶盖划过壶身的响声，清脆悦耳，宛如天籁，听到的人都会醉了。

日影西移，伫立在风中的陶窑格外神秘肃穆。开窑仪式已经完成了，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随着一阵紧张忙碌，播种下的希望就要收获了，一件件精美的物件相继出窑，惊叹声不断。不到最后一件亮相，大家谁也说不清现在出的是精品、极品还是废品？其实，出窑的东西怎么划分，这已经不重要了，时代已经赋予了精品、极品新的含义，重要的是蕴含在陶艺作品中的那份精益求精，不屈不挠，千锤百炼，用生命去燃烧陶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濠浒陶器每一件都是精品。

人群中又出现了一阵热烈的呐喊，估计是又出了件50年一遇的极品。

草帽书记杨善洲

徐虹

草帽还在炕上
你却已经成为一捧土
灵魂 雀跃于晨光之上
想念你的时候
大亮山一阵阵哽咽
绿色的精灵
一遍遍走向你住的茅屋
捧着你戴的草帽
一声声呼唤
印满湿淋淋的泪痕
多么希望 你在黑夜绽放
让洁白的发丝 散落成星光

在荒芜的大亮山上
你一锄一镐 将绿色的根系
植穿旷野 用缺牙的嘴
唱着 开荒谣
杜鹃的血
一滴一滴浸透呼吸
你的顾盼 点化万物
月光花 就这样开满山坡

崎岖泥泞的山路上
你一瘸一拐的身影
刺满了夕阳猩红的眼帘
洁白的骨头编织成花环
高悬在漆黑的夜幕
为夜行者导航
即是杯水也想去歌唱
即是顽石也要动情

草帽书记
那是人民对你的最高称誉
来不及接收鲜花
你便消失在那片绿色的波涛中
远方有洁白的栀子花
弥漫一片芳香

透过草芽的呼吸
我看见你
立在冬天的山头
头戴一顶旧草帽
披开颤动的绿叶和雨丝
向苏醒的春天凝望

家在东圃群芳中

程晓玲

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父亲戎马倥偬，从山东随刘邓大军一路南下落脚永胜，一呆就是一生。他一生度过的最长时间是永北（永胜县城）东城外的美丽的小路村，直至他生命最后消失在这里。

说小路村那片美丽，是因为它是古时永胜十景之一的“东圃群芳”，当然，现时代的人多已感受不到它的旧时美丽了，它现在已被大面积征用，被硬化了的道路、钢筋混凝土的小楼所替代。记得当年年轻的农妇挑着竹编的秧篮，里面盛满各色水生嫩绿的蔬菜，扭着只有女子天生柔软的腰肢，从蜿蜒的田埂上走来，她们过菜畦、过花丛、过溪流、过小溪，最后过护城河上古老的拱桥，过东城门洞，把她们最好看、最新鲜的蔬菜次第摆满了整条东街。如今，东街已不再售卖，永北城农贸市场的蔬菜依然琳琅满目新鲜诱人，但那是现代菜农开着面包车、骑着电动三轮车、脚踏的三轮车载来的。充满乡土气息的竹篮今已鲜见，那些迈着细碎的步伐，扭着窈窕身姿，肩挑着竹编秧篮的美丽动人的身影，已随东圃群芳旧景消逝而去。

我记忆里的东圃群芳，如小家碧玉，在炊烟及蔷薇花的温柔乡中，静静地躺在永北东城门外，保持着一片人间烟火。城门我已没有见过，一条公路就算是城里城外的分界线了，但是人们习惯把东街口叫作“东城门洞”，让没有见过城门的我，也知道东城门洞在那里。

县城东面，没有了城墙，也没有了城门，但还有一条一公里左右的护城河。河上没有护栏，也不知水有多深，河岸杨柳依依，姿态各异，只是没有一棵好好地站在岸上，它们都半靠半躺地横斜水面，让人分不清是树在水上还是水在树上，微风拂过，仿佛响起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河面吹皱的涟漪伴着柳絮翩翩起舞，滑步旋转，步步莲花，不时在水面旋出一串串美丽的珍珠项链。风平浪静时，杨柳在明镜似的水面顾影自怜，偶有小鱼路过，调皮地拽一拽柳条，“簌”地一声又不见了踪影。我的呆，就这样在横斜着的柳树上发呆、跳跃、攀爬，或踮起芭蕾一样的脚尖来回舞蹈，或小天鹅一般地作振翅欲飞状，只因树木树干下河水明镜似地照着“谁家儿女初长成”的我。

护城河上的这座桥，桥身及桥面都是赭青色的条石，桥栏上有栩栩如生的石雕。整座桥上布满青苔，石与石的缝隙之间，长出很多无名花草，春夏生机勃勃，秋冬满目苍凉，只有那些苍苔看着人们来来往往，阅尽了岁月更迭。

护城河上的石拱桥，通往白果村，听说古时候，过桥后就是武侯祠与报国寺，报国寺后来曾改为小学。如今，寺庙已荡然无存，但一棵古老的银杏树见证了曾经繁华的历史文化，白果村这棵古老银杏绝无仅有，不但是东圃群芳的唯一，也是永胜的唯一。它曾饱经磨难，春来绿叶满枝，秋去一地金黄，最不忍冬季来看它，原本几人合抱的树身只剩一半，满目疮痍，粗大的树枝直指天空，诉说着它的苍老与无助。看着容颜沧桑的它，以一棵神树的使命，站在这里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

东圃群芳给了我童年无限的乐趣。护城河的东面更美，金秋十月，包谷收了，视野更加开阔，土地裸露着褐色，我会与小伙伴们一起去地里拾捡包谷根来做柴火。也是这个时候，大地归于沉寂，远处的村庄时隐时现，炊烟袅袅，青瓦白墙，绿树掩映，一条条清溪沿着田垄缓缓流淌，将美丽的、清澈透明的溪底呈现给我们。溪底铺满了各色各样碎瓷片、碎陶片，五彩缤纷，我们不怕划脚，赤脚在水底捞着这些美丽的碎片，好像捞着前世的未来。

东圃群芳，就一个芳字，说尽了一个美丽的世界。《永北直隶厅志》载：“壶山，在郡东三里。峰峦耸翠，宛如玉壶，春和景明，清流环抱，潺潺有声，观音石刻即在此山阴。左右山形如罗汉朝观音之状，也俗称佛山。从山脚到县城，十里烟村，山青水秀，村庄中种园人家众多，成为乡趣景观。如游香界，为名圃中之胜概也。”在这片土地，种有各色蔬菜，

方方正正的田垄，每隔几百，四周就有白色的木香花、十里香与粉色的蔷薇花围成篱笆，精明能干的人家还会种上黄灿灿的金孔雀树。花篱之下，灵源箐的山泉淙淙而来，润泽着东圃万物。直到今天，这片地里不用架设水管，不用滴灌喷灌，那自然的泉流会流进每一垄土地，一年四季，青翠碧绿，时蔬不断。永胜城的菜好吃且不说，单看那清洗、捆扎都与别处不同。每一筐菜，不带任何污迹，上市之前，都已清洗洗过，特讲究卖相。蔬菜不用秤称，除了论堆、论棵，就是论“把”卖，而那秧草绑成一把一把的菜煞是好看，如一把扇子，扁扁的，扇形展开，白嫩嫩青青翠翠，摘上一两把回去，养眼又养胃。

东圃地里的各种宝贝常常吸引我来到这里，在追逐蔷薇花、粉蝴蝶时，豆角笋子、豌豆荚也诱惑着我，见没人时拔上一个胡萝卜，胡乱在溪流中洗洗就喂进嘴里，既解了馋又满足了好奇心。很多时候，玩得忘了回家，回去后免不了父母一顿责骂，此后，也老不长记性，还是在这里流连忘返。

东圃群芳，不单种菜，还种花，培植盆景，种植红花、油菜等等，一年四季，鲜花怒放。春季油菜花，秋季有入药又食用的红花、冬来蚕豆花，一年四季都是花的世界，难怪这里叫“群芳”哩！在乡间，还有人被称为“种花先生”，可见此地有人爱花、养花、种花，也可以说，永北城里有诸多的对花的需求，才有所谓专业的“种花先生”。

工作之余，常常漫步于东圃之上，虽不像童年时的贪玩，但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情感。这里仿佛自家的后花园，春夏秋冬的每一景色都抚慰人心。时代的变迁，经济浪潮的冲击，工作繁重造成内心焦躁，都让人生出诸多烦恼。但是，极目东圃，满目青翠，整齐的菜畦，野生的蔷薇，古老的银杏，凤尾般展开的翠竹，黄昏时分飘进耳朵的蛙鸣，路过村舍时飘香的果木、饭菜，总能给人一种安定。村里会有几个朋友，不时邀我们做客。东圃人家，大都会在院子里种些花草，栽些果木，不论谁家进去都是绿树成荫，花木扶疏，大家围坐院中品茶、喝酒、聊天，十分惬意。

闲暇之时，走村串户，漫步小村巷道，也是快乐的事。看到每家大门上的楹联，门上和围墙、照壁上的字画也令人赏心悦目。从这些楹联、书法、绘画中，你可以看出这里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据灵源文化的名称来判断，这里从前也都是耕读传家，书香有继。

父母退休，经人介绍，在小路村买得半边旧房居住了下来，房屋虽旧，稍作修整，可避风雨。小路村，顾名思义是田垄上只有小路村庄。出门就是田埂，路边沟渠阡陌，还是那些篱笆，春天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夏天一到，包谷林深了起来，房屋被掩盖在绿野之中，一副与世隔绝的样子，十分安静。自家院子除偶有父母对话或父母给母亲读报的声音，再就是几声狗吠鸟鸣。下了夜班，我常常回到爸妈的家中休息，因为这里好安静啊，可以补补睡眠，也可以陪伴父母，度过了无数幸福温馨的好时光。

父母在这里一住十年，父亲生病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好在有一个小院，他可以在廊檐下晒晒太阳。院里花木众多，空气也特别清新，是城里人所比不了的。在这十年中，父母心安于所，与村民融为一体，凡村中每家红白喜事，都亲力亲为，出钱出力。村民们也对他们很好，记得一次父亲走在田埂上突然昏厥在地，是村里的两个青年把他背回了家。那年，永北镇突遇重大冰雹，我家的瓦房顷刻之间被砸碎了很多地方，后来也是村民帮忙修复的。可暮去朝来，再好的阳光，再清新的空气也留不住患肺心病的父亲，他走了。按村民习俗，将村里的山地划了一块给他做墓地，由乡亲们帮忙把父亲安葬。

如今我的家还在东圃地上，东圃宝地是我们家的福地，也是我灵魂安放之处。东圃群芳是永胜古时的名胜，但在我心中永远存留着这个名胜的美丽。

彭荆风诗词一组

编者按：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彭荆风先生以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和散文、文艺批评名世，其生前创作的不少诗词作品从未发表，本报选取其部分诗词作品以飨读者，以窥见先生创作的另一风貌。

忆秦娥·送别师长

花如雪，阴云黯淡愁永别。愁永别，风风雨雨，北望哀泣。
赣江东岸聆马列，西南远戍边关月。边关月，艰难时刻，老成凋谢。

诉衷情·贺友人

初抛红豆遇寒霜，一别几回肠。情坚自得长久，能岁岁鸳鸯？
多少事，费思量，莫悲伤。从今而后，花灿东风，燕语雕梁。

1976年春返故乡看桃花

满树桃花满树春，
株株尽是故园情。
回乡万里身如客，
苦叹明朝又远行。

南乡子·赠百巍兄并贺《香奢夫人》《红披毡》演出

黔曲似云裳，弦管琵琶绕画梁，九驿龙场谁做主？红妆。好个巾帼美奢香。
迷雾夜浓霜，文苑凋残瘴成帮。幸有群雄挥手，安邦。又见披毡唱舞乡。

